

睡蓮

膝固作



太陽已經直對着向南的玻璃窗，窗裏的人似乎還在追逐消逝了的酣夢，懶洋洋地翻了一個身。於是一陣疲倦的吟呻和着銅床的網綳轉動底聲響，衝破了這躲在都會之一角的嫩弱的岑寂。她一手揉着朦朧的眼，一手在床頭壁上摸她特置的電鈴，在遠處果然起了低微清晰的鈴聲，隨後被一聲「來了」所

截斷。於是門被輕輕的啓了，一個傭婦提進一隻火爐放在床前。

她又靜止地休息一下，溫度漸漸高漲了，傭婦替她披上大
衣，才充分地表現她的暇豫，慢慢地着她跳舞襪。到下了
床，傭婦才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遞到她的面前。

——他昨天幾點鐘來的？她一邊看着信問：

——五點鐘。

——你說我到那兒去了？

——我說同女朋友出去了。

——你打水去。再打個電話到祁少爺公館裏；不在公館

就在他的公司裏，說昨天對不起他，今天請他在家守我，我就來；再打電話叫部汽車來。

那傭婦即刻送上水來，又匆匆下樓去了。她便移動那綿軟無力的身體到梳洗台前。在梳洗台的鏡子與玻璃窗旁的着衣鏡及門旁衣櫥上三個鏡子裏面互映出這間房子裏的一切。她仔細偵察牆壁上蜜色的灰粉與金色的花紋有無脫落，看那盞乳白大懸燈上有無灰塵；看壁上的鏡框，那是外國上等金色木框配裝的幾位世界著名藝術家小像，在下面還簽了她不能識別的他們底姓名。這個是使她莫明地崇拜的偉人！她極審慎的看牠的位置有無變更；還有一隻小而精緻的鏡框，是掛在較

低的位置上，這個是他最愛的，據說那也是一個文學家，他穿着武裝，因為他同時也是個英雄，曾打過仗，所以他是那麼威武而又瀟灑！至於他的名字，是叫——啊！她似乎有些記憶不起了！她再看一切乳白或淡青色的木器上有無斑污，：

……

她洗漱了後，檢出香粉，香蜜，胭脂，眉刷，口紅逐件地在臉上周密地加工了一番，使那本來的些微缺憾隱藏到脂粉中不能辨別。然後又檢出燙髮鉗，傭婦來說一切都預備好了，她便急忙的要燙頭髮。

當她把一隻燙鉗舉在手裏，將要向頭髮裏插進的時候，通

通地起了一陣樓梯響，響得有些怕人！那聲音是超乎尋常的急促，並且是忙亂；還有一陣呼聲隨着上來，逐漸近了，才聽出那是他弟弟的聲音在叫：

——姊姊！姊姊！……

她在鏡子裏看見她弟弟在那麼匆忙的面色裏滲露出多少欣喜，兩手背在身後，喘息着，微笑着，兩眼釘住她在鏡子裏的臉。意思是有一個使她急於要知道的事在他的掌握中，而故意不讓她知道的樣子。

——羽純，什麼事？

——你猜？

羽純撒嬌似的歪了頭問。他是個十五六歲的孩子，一副天真的態度還沒消失。他又背轉身翻開手裏的一張報紙假意地在讀。她將眉峯一縐，半嗔半喜的問：

——快說！——到底什麼事？

——姊姊！羽純又笑了，停一停又說：——你說董愷沒有信息了，可是現在，他做了革命軍師長哩！

她似乎被這個可喜的消息所控制着，呆呆地看着他弟弟的面孔，什麼也不曾說。羽純也這樣想，知道她是那麼驚喜了，他不願再用那種突如其來的話使她驚喜不定，便搶前一步說：

——姊姊，你看，——他送上報紙——這不是？我，也要去革命！

頓時他將年來對於革命的同情和熱望盡量地循流着自己的全身而至於要衝出脈膊的樣子：頭高昂着，腰挺直着，似乎力量也立刻增加了起來。可是他立刻又氣餒了，眼看着他姊姊的面孔轉得鐵青，死板地漸漸難看起來，接在她手裏未看的報紙，也被捏得沙沙地響。忽然她勒圓了一雙眼，把手一指，一張報紙橫飛過來，羽純急忙躲過。

——革命去？！你去送死！

羽純是知道她的脾氣的，見她發怒也就不再說什麼，只餘

一肚皮怨氣，心裏莫明其妙地在胡思亂想：爲什麼告訴她這個消息轉要被罵？然而不敢上前去問，默默地轉身退出了門下樓去了。

羽純去了之後，她將燙鉗擲在一邊，撲身倒在左邊的一只沙發上，心裏一陣陣在跳，自己勉力壓制這個躍動，用手按住胸口，上身又伏在沙發的靠手上，眼睛抵住地面。在一兩分鐘之後，心的震蕩平靜了，四周緊壓的空氣也像解除了；忽然那張報紙的紙角像牠自己會爬動似的爬進她的眼角裏來，並且在那紙角上放出奇異的光彩，像指揮刀的鋒芒，像勳章的輝光，又像……總之，那是有最大的吸引力存在着，尤其像吸鐵

石而她變成一枝小針，她迷惑於那吸力的偉大，不敢也不知是不想反抗，便降服了，——自願被吸引了，於是她的手不由自主地觸着那紙角。

報紙握在手裏，心又勃勃地跳個不止，自己憤怒地用拳頭擋着自己的胸膛，跳動果然平靜了。展開了報紙，每一行字都爭先地擠進眼來，結果什麼也看不見。到彷彿看見那「董愷」兩個字時，眼皮又覺得沉重而酸澀，不敢開視，於是那兩個字又一閃地飛了。大約又過了一分鐘，她驚訝地叫了：

——啊呀！

後來便聽不見什麼聲響，她默默地像個大理石的浮雕，一

手撐了下頷橫臥在沙發上，一雙眼睛釘住了屋頂，報紙又慢慢地從手裏溜去，舒適地睡在她的腳前。這時她僅着一件蜜色羊毛襯衫和短褲，隱約地顯現出她肉的均勻，發達，而知道她是個健康並且具有都會女性魔感力的女郎！但她現在被某一種東西所迷惑了，不過決不是因為看了報紙的關係，因為她自己決不承認啊！

——小姐，汽車，…… 傭婦立在門口，見了她的樣子，囁囁着不敢說下去。

——不要！ 不要！！ 不要了!!!

傭婦有些詫異，小心地退了下去。她抬起頭四面去看，

一陣空虛的感覺觸着她，恍惚有件什麼悲哀的事被提起了，鬱鬱地想哭；但是她不會的，她覺得哭是示弱，而她不情願示弱，雖然這兒只有自己一個人。於是她勉強地立起來，自己遲疑而在態度上却像肯定的說：

——同姓同名的人太多了，那會是他！？

這是一種甜蜜的安慰，夠安慰她自己了，她又向梳洗台前坐下去燙髮。不過今天像例外地燙得不好。別的不說，就是那左額眉上的幾絲頭髮，也故意淘氣，平常祇要將末梢夾在鉗內，輕輕捲幾捲放下，便自然成個渦旋，俏皮而美妙地貼在額上；今天，左燙右燙，總不成個形，不是那渦旋不整，便是

下垂得過長，結果吊在肩上像一條蟲！

—— 娘姨！ 娘姨！ 她竟忘了電鈴，氣急地叫。

—— 小姐，什麼？

—— 汽車呢？

—— 汽車，……來過了；因為小姐不要，駛回去了！

—— 我不要？

她氣憤的問，但「要」字的末尾聲音逐漸緩和了，因為她慢慢地想起似乎有這麼一回事的。於是說：

—— 那麼，快叫牠再來！ 快！ 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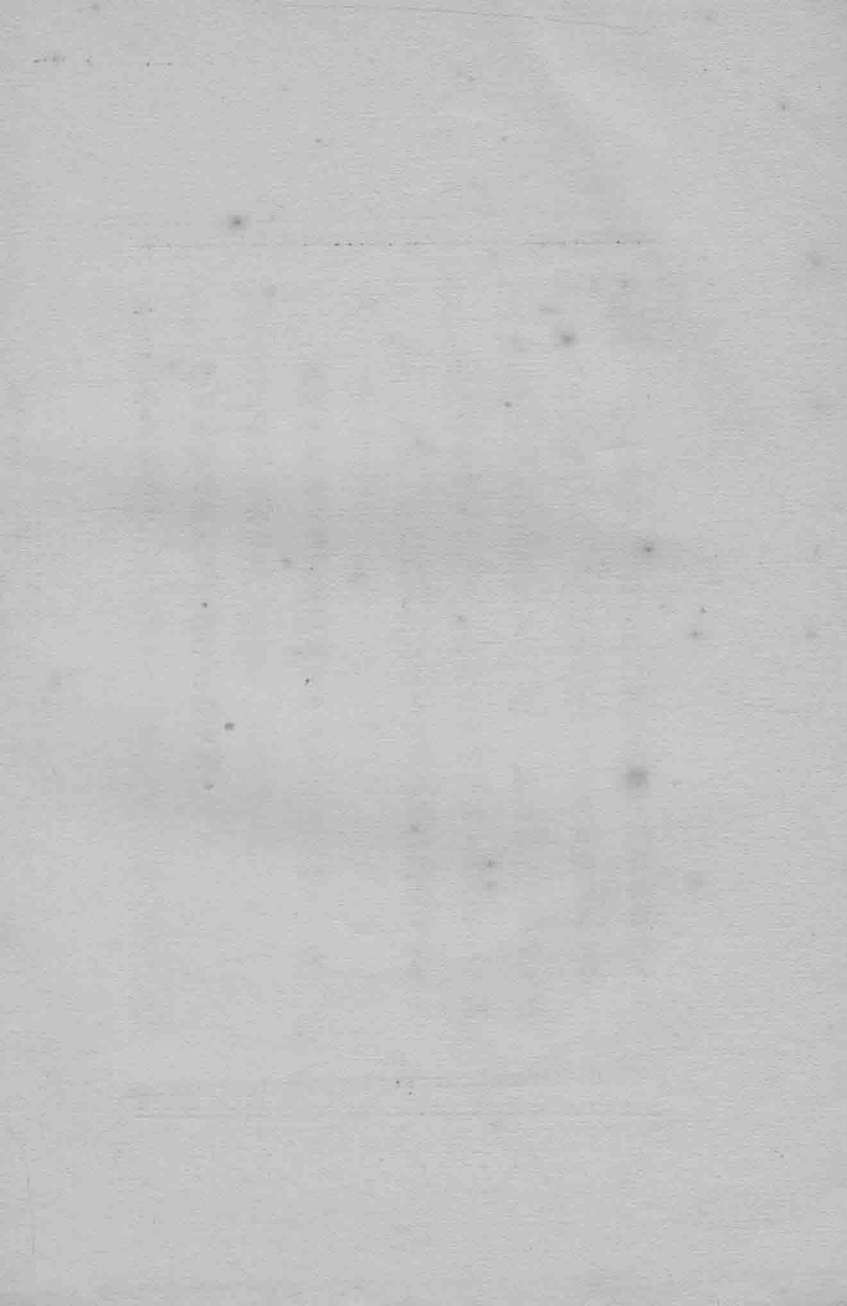
—— 但他剛在來時就說，今天要請小姐付錢，因是賬過多

了！ 今天還……

頓時不加思索，解下她手上的手錶。

——快！！ 快去當！！

她繃着眉在房間裏來回踱步。



——

坐在汽車裏，她捉緊了自己的思緒放在那位祁少爺身上。

在腦子裏刻畫着他的小影兒，摹模出他的漂亮，他的舉止，他的闊綽，以及對自己的愛情……

啊！確實的，在這裡，他是一個如何可愛的人！在這裡，自己是如何幸福的人兒呀！

她將同一切去驕傲，彷彿地她已成爲愛的王國裏最尊崇華貴

的皇后了！

——至少，我不是失敗在誰的面前！

於是她卑視一切地在這樣想。剛才在家裏的一切不安，煩燥，顛倒，都擲諸九霄雲外！你看吧，現在她坐在汽車裏是如何舒適而又表示出尊貴啊！再也不像剛才那麼蹣跚得如同猴子一樣了！抬頭向左首一看，——這個抬頭是這樣的：將頭微微一動，使眼睛剛剛從帽沿下透出一線，射到那兩扇鐵門上。其實，在別人或許還不會見得她動過。像這樣端莊妙曼的動作，才足以象徵她底高貴呀！——果然是那兩扇黑漆金花的鐵門了，便蹬一蹬腳，同時莊重而輕巧俏皮地叫